

名都非讽刺原因在何方——浅析曹植的《名都篇》

张莹

(菏泽职业学院, 山东 菏泽 274000;
博仁大学, 泰国 曼谷 10210)

摘要: 曹植的名作《名都篇》。古往今来许多学者都认为这是一篇讽刺诗。比如说郭茂倩在《乐府诗集》中这样写道:“名都者……刺时人骑射之妙, 游骋之乐, 而无忧国之心也。”朱嘉征在《乐府广序》中这样评价曹植的《名都篇》“刺俗也, 负才之士驱驰声伎, 而坐与时去焉”。另外今人余冠英先生也说:“本篇讽刺都市里一般富贵游荡子弟, 写这班少年把时间消磨在饮宴、游戏, 天天如此, 月月如此。虽有骑射的技巧, 只用在打猎, 无益于国。”作《曹植集校注》的赵幼文等许多学者也都坚持这种看法, 他们认为《名都篇》旨在暴露都市贵族子弟的骄逸生活。暗地里讽刺这些都市贵族子弟玩日愒岁, 无所愧怍。更有学者认为这是讽刺曹丕“内作色荒, 外作禽荒”。笔者认为从《名都篇》中所描写的游乐宴饮生活可以看到诗人自己青年时代放荡不羁的影子。并且诗的题旨并不是在于讽刺和暴露, 而是借他人的酒杯来浇自己的块垒, 表现诗人及时行乐的人生态度, 并且寄予诗人壮志不酬的人生感慨。

关键词: 名都篇; 游乐饮宴; 非讽刺; 人生感慨

一. 从京洛少年自身来看

(一) 经济条件

我们知道京洛少年的经济条件是相当好的。《名都篇》中描写的京洛少年过着豪华放诞的贵族生活, 他佩戴千金宝剑, 身穿华丽服装, 又斗鸡又骑马, 回到家里是“宴平乐”, 喝千斤美酒, 吃“鲤膾胎鰕”“鳖炙熊蹯”, 听“传啸匹侣”, 摆“长筵”“击鞠壤”, 并且是一日复一日的这样玩乐宴请。但是, 这并不能说明什么。少年的服饰和佩戴的饰品是比较贵, 或者说非常昂贵。但是, 那是他具有这样的经济条件。家境富有不是他的错, 家中有客豪华宴饮是人之常情, 无须讽刺。

(二) 京洛少年的形象

一首诗的题旨, 一般都是要通过作品描写的具体形象来展现出来的。诗人的思想感情是渗透在形象的血肉之中的。从诗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京洛少年是武艺超群, 能骑善射, 身怀绝技的, 他不同于腐朽无能、整日饮酒作乐、风花雪月的花花太岁。他有着非凡的骑射本领: 少年左手挽弓, 一箭竟然射中奔跑中的两只兔子; 仰面而射, 搏击长空的飞鸟举手可得。动作非常敏捷, 弓箭非常强劲, 射技非常精妙。虽然有许多的学者认为汉赋是“劝一而讽百”, 但是《名都篇》却不可以这样说。原因有两个: 一是《名都篇》是一首乐府诗, 它不是汉赋, 所以不能用汉赋的标准来看乐府诗; 二是这样一位身怀绝技的少年, 他给我们的感受是那么的清新、明快, 怎么会是骄逸豪奢, 浑浑噩噩之人呢。我们可以明显看出, 这个京洛少年是一位英姿飒爽, 生机勃勃的贵族子弟。他意气风发, 一片豪情侠义。他热衷骑射饮宴, 反映了当时贵族子弟“滔荡”的习俗和性格。他们追求及时行乐, 也期望建功立业。他们有才能, 很自许, 又有抱负, 但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内心有所郁结, 便借游乐饮宴倾泻出来。其实在他们的豪情逸兴之中, 裹挟着一团悲歌慷慨之气。吴淇曾指出, 《名都篇》写驰骋, 写饮宴, “只是牢骚抑郁, 借以消遣岁月, 一片雄心无

有泄处。其自效之意, 可谓深切著明矣”。

二. 从当时社会的风俗来看

从汉末到魏晋, 统治阶层日益腐朽, 生活日益荒淫无度, 再加上时局动乱, 变故反复无常, 所以感慨人生短暂, 生命无常, 宣扬及时行乐的颓废思想风靡一时。遨游宴饮用不着遮掩, 及时行乐更是无须讽刺。尤其是建安十六年之后, 随着铜雀台的建成和徐干、刘桢等被任命为文学侍从, 随着曹氏兄弟进入诗歌写作的黄金时代, 游宴诗更是从此时兴起。比如刘桢的《公讌诗》:“永日行游戏, 欢乐犹未央。”曹植的《公宴诗》也曾这样写到“公子爱敬客, 终宴不知疲”。曹丕也曾经写作《芙蓉池作》曰:“寿命非松乔, 谁能得神仙。遨游侠心意, 保己终百年”等等。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游乐宴饮是当时的社会风俗, 贵族子弟更是乐此不疲。许多的文人也是经常参加这样的宴会。曹植不但在《公宴》《斗鸡》《箜篌引》等诗篇中毫不掩饰地宣扬奢侈放诞的生活和及时行乐的人生态度, 更甚者曹植还在《游仙诗》中曾这样描述“人生不满百, 戚戚少欢娱。意欲奋六翮, 排雾陵紫虚”“翱翔九天上, 骋辔远行游”。诗中明确地表述了诗人想无拘无束的自由地翱翔于天地间。此外, 他在《赠丁翼》中更是进一步吟诵曰:“滔荡固大节, 世俗多所拘。君子通大道, 无愿为世儒。”在这里, 他将放荡视为“大节”, 将拘守礼法的人讽刺为只会解说儒家经典的“世儒”, 但是他却把遨游宴饮视为超俗的行为, 并且引以为自豪。在曹植自己看来, 《名都篇》中所叙写的京洛少年的行为属于“滔荡固大节”之类的, 他对此是感到自豪的, 绝对不会是按照世俗政治教化的观点加以讥讽和暴露的。

三. 从曹植自身的所作所为来说

看一个人对于某种生活有没有讽刺的意味, 我们完全可以看一看他有没有做这些事。那么我们不妨把京洛少年和曹植本身做一个比较。《名都篇》中的京洛少年身着华丽服饰, 腰佩千金宝剑, 在东郊骑马射箭, 在平乐宴饮游乐, 日复一日, 悠游度日, 唯恐白日西驰, 寿命有限, 一心汲汲于及时行乐。而诗人曹植青少年时期的生活和思想和京洛少年是极其相似的。

(一) 游乐

应锡《斗鸡诗》中提到曹植兄弟十分喜爱斗鸡游戏:“兄弟游戏场, 命驾迎亲宾。”他们呼朋唤友, 乐此不疲。另外, 曹植的《斗鸡诗》中也叙说了玩斗鸡的原因是“游目极妙伎, 清听厌官商”。这两句从侧面反映出曹植等贵公子安逸享乐的生活。妙伎和官商已经难以使他们麻木的心灵激动, 于是便选择了斗鸡。并且生动的描写了斗鸡的场面:“长筵坐宾客, 斗鸡观闲房。群雄正翕赫, 双翅字飞扬。挥羽激清风, 悍目发朱光……”。这和京洛少年“斗鸡东郊道”的行为并没有什么区别。

(二) 宴饮

曹植身边本来就聚集了许多的文人贤士, 他们也少不了要宴饮游乐。并且曹植的诗中也不乏描写这类宴饮的语句。比如说《箜篌引》中曾这样描写:“置酒高殿上, 亲友从我游。中厨办丰膳, 烹羊宰肥牛。秦筝何慷慨, 齐瑟和且柔。阳阿奏奇舞, 京洛出名讴。……”这宴会有丰盛的美酒佳肴, 有丝竹繁奏, 有歌女舞姬,

其豪华奢靡的程度并不在京洛少年的平乐宴饮之下。

(三) 骑射

骑射本来就是曹植家传的技艺。其父曹操就善射，曾以“三发两鸢连”而受到当时许多文人的称赞。曹丕在《典论·自叙》中提到，因“世方扰乱”，曹操在他五岁起就教他射箭、骑马，以至于他“八岁而知骑射矣”。由此可知，曹植对骑射、宴饮、斗鸡等活动本身就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是不会对此有所反感而用骑射、宴饮、斗鸡等活动来作讽刺诗的。

另外，曹植的许多诗篇中都用白日西驰的形象来抒发人生短暂生命奄忽及时行乐的感慨。《箜篌引》曰：“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赠徐干》曰：“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这和《名都篇》里“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的感叹相对照，其形象和思想都如出一辙。可以看见京洛少年的感慨也就是诗人曹植自身的感慨，京洛少年身上有着诗人自己的影子。对于同样过着豪华放诞生活的诗人来说，他是不会拿游乐宴饮来讽刺和暴露的。毕竟他自己就曾经过着这样的生活。

(四) 建功立业

有学者说“篇中宴平乐，炙熊蹯，乃非魏太子莫属”，认为《名都篇》是曹植在讽刺其兄曹丕。但是，曹植一直想建功立业，报效国家。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知道要想建功立业必须经过曹丕的同意。曹丕要不同意，一切都是空谈。另外从他的其他诗歌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曹植是很懂得变通的。在曹丕的迫害和猜忌中，曹植多次上表，拥护曹丕称王坐帝，赞扬曹丕的文功武德，“笃生我皇，奕世载聪，武则肃烈，文则时雍，受禅炎汉，临君万邦”（陈寿《三国志》），追悔自己的过错，希望建功立业，“愿得一奉朝觐，排金门，蹈玉陛，列有职之臣，赐须臾之间。”（《陈审举表》）又作《庆文帝受禅表》称颂曹丕代汉是奉天承运，“陛下以圣德龙飞，顺天革命，允答神符，诞作民主。”极快地完成从忠汉主到忠魏主的转变。曹植对曹丕是赞扬有加的，“翩翩我公子，机巧忽若神”（《侍太子坐》）“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公宴》）“欣公子之高义兮，德芬芳其若兰”（《娱宾赋》）。虽然这可能是曹植为了自身的性命安全或者是为了自己的理想抱负得以实现才做出的违心的称赞，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出曹植是非常聪明的。他知道要想活下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建功立业的梦想，必须摆出一个低姿态，顺着曹丕，赞美曹丕，曹植也深深地知道这一点。因此，曹植写了许多赞美曹丕的诗歌，向曹丕表露自己的心迹。曹植是绝对不会讽刺曹丕的。讽刺曹丕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反而会危及自己的性命、使自己建功立业的梦想破碎。

总结以上三大方面来看，不管《名都篇》是创作于何时何地它都绝对不会是一篇讽刺诗。曹植不可能讽刺当时的社会现状，更不可能讽刺魏太子曹丕。那么，《名都篇》究竟是一篇什么样的诗篇，曹植写《名都篇》的用意或者说题旨到底是什么。曹植在当时的环境下写下这样的诗篇究竟是想表达怎样的思想感情。实际上，曹植是按照自己的思想感情来刻画和描述京洛少年的形象的。曹植一方面是遨游宴饮，时时发出忧生之嗟；另外一方面他又希望“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而《名都篇》中这位英姿飒爽的京洛少年的形象则寄托了他壮志不酬的感慨，同样也表现了他“慷慨独不群”的精神。这首讴歌游乐宴饮的诗篇，人们不觉得轻浮空泛，反而觉得其中充溢着一股俊爽豪迈之气，恐怕原因就在这里。

《名都篇》在艺术上是很高明的，称得上是乐府诗中的一朵奇葩。

首先，《名都篇》的布局是非常精妙的。吴淇语曾说过：“寻常人作名都诗，必搜求名都一切事物，杂错以炫博。而子建只推出一少年，以列其余。于少年中，只出得两事，一曰驰骋，一曰饮宴。却说得一事不了一事，一日不了一日……”吴淇语的这话说出了《名都篇》的谋篇布局上的特点。《名都篇》虽然只写了一人一日两事，但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却是一群人的最最普通的生活场景。虽然诗人并没有对名都作什么背景的描写，但是名都的繁华奢靡却又可见一斑。诗人大多运用衬托的手法来描写。比如“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两句，不只是用“妖女”来衬托少年的风流倜傥，并且衬托出了京都的豪华奢靡，为下面写少年的放纵生活勾勒了一幅广阔的社会背景。再如“观者咸称善，众工归我妍”二句，既陪衬烘托了少年超人的骑射技巧，又渲染了遨游者非常的多，由此显示出京洛的繁华和游乐之风的盛行。诗篇在叙事上简洁扼要，首尾圆合。诗中只着重写了骑射饮宴两件事，其他的都是一笔带过，叙事详略得当，不蔓不枝。骑射刚刚结束，“我归宴平乐”，骑射饮宴之间转接自然，紧密衔接。“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一天的遨游宴饮刚刚结束，而“云散还城邑，清晨复来还”又预示着这样的情景明天将要延续下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诗中虽然只写了一天的生活场景，但是给人的感觉却好像是展开了一轴没完没了的遨游宴饮的豪华奢靡的生活场景的画卷。这样的布局不但主次分明，线索单一，结构完整，并且具有回环往复之妙，反映了生活的内在逻辑。《名都篇》的布局技巧为唐代因事立题的新乐府诗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其次，《名都篇》的语言清丽流转，非常富于表现力。诗人从汉乐府、古诗中汲取了非常丰富的营养，创造出了自然平易、清丽流转，适合叙事描写和抒情的诗的语言。《名都篇》全诗两句一个意思，中间夹杂着对仗句式。比如“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等等，这些诗句对仗工整，节奏和谐，富于变化，点缀在自然平易的诗行当中，大大增加了语言清丽流转之美。

四、结语

遨游宴饮之类的活动本来就是曹植时期辞赋常写的题材。辞赋作家最喜欢用夸张铺陈的手法，极尽渲染描绘之能事。着对于表现统治阶级的豪华生活是很适宜的。《名都篇》的题材和写法接受了辞赋的影响。但是它改变了辞赋过分铺陈的写法，它比较注意形象的刻画，并且去掉了辞赋堆砌辞藻的恶习，取而代之的是评议清新的语言，另外它也破除了辞赋讽劝的格局，开创了即事抒怀的体式，因此虽然写的都是遨游宴饮之类的生活场景，但是新乐府《名都篇》却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曹植多方面的吸取艺术营养，熔铸于他的诗篇当中，从而造就了像《名都篇》这样的乐府奇葩。

参考文献：

- [1] 余冠英. 三曹诗选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 [2] 聂石樵. 魏晋南北朝文学史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 [3] 朱东润.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二册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 [4] 赵幼文. 曹植集校注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 [5] 陈寿. 三国志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6] 黄节. 曹子建诗注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 [7] 李宝钧. 曹氏父子和建安文学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